

红色堡垒

中共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委员会厂史办公室编

红 色 堡 垒

上海楊樹浦发电厂厂史

費礼文 唐铁海 吳关荣 吳 真 傅 欣
翁文达 馬 士 周 曉 戴乾德 整理

范一辛插图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1

紅 色 堡 壘

編写者 中共上海楊樹浦发电厂委员会历史办公室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94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开本·350×1156毫米 1/32 印张 9 3/16 插页·平 10 精 13 字数：181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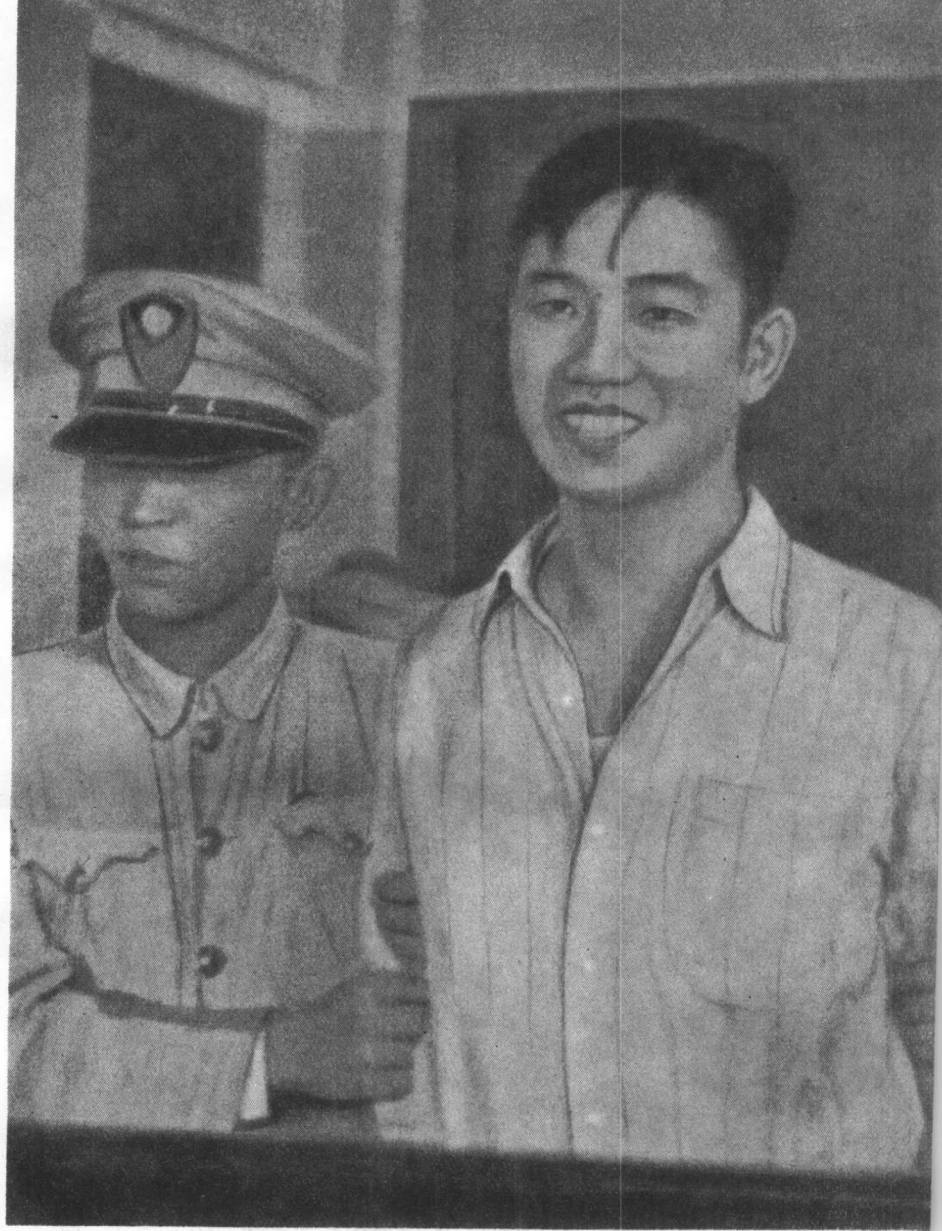
1961年8月第1版 196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0,000册(内精装2,000册)

统一书号 10078·1752

平装定价 (八) 1.10元

精装定价 (八) 1.55元



CAE92/06

无畏的战士——在敌人法庭上的王孝和烈士

總組長須知

凡當舉行的總代表會議代表會議或已
 解散之會議其通知必須準時出席
 總代表會議的權限是批准及或抗駁
 工會理事會所發的各項

總組長出席總代表會議時係代表所屬
 全體組員的意見故當會議時務須到
 所屬全體組員的意見

總代表會議之決議項員亦報告所屬
 全體組員

組長可提議時必須負責呈報給第二股
 經理實到今時必須負責向工會所屬
 各組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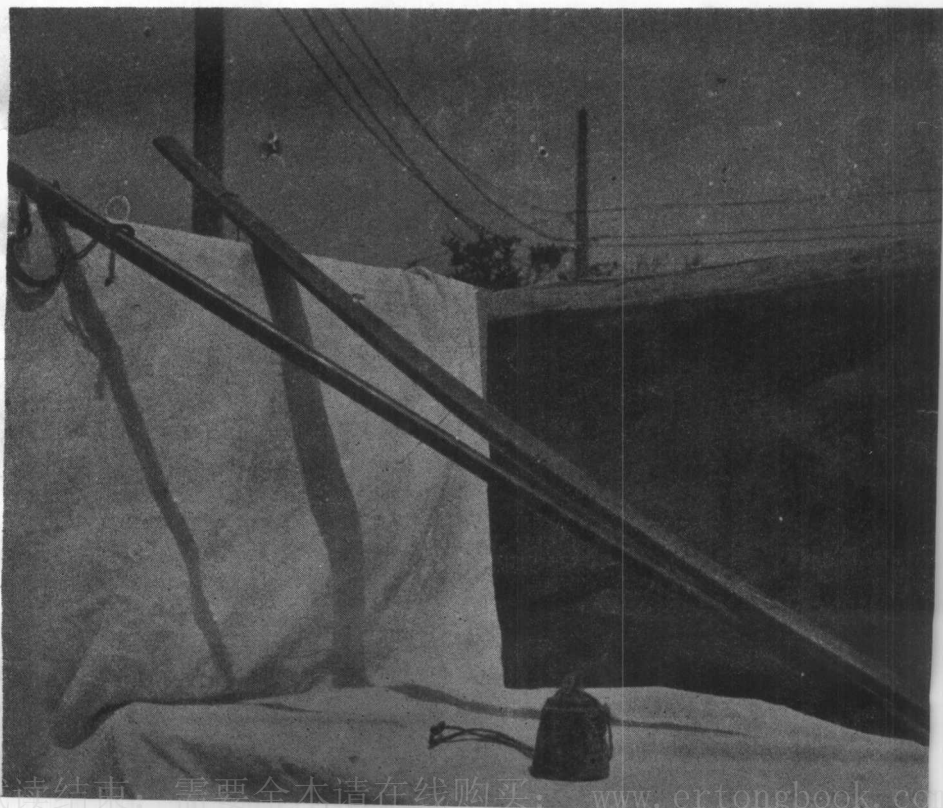
總組長須知
 凡當舉行的總代表會議代表會議或已
 解散之會議其通知必須準時出席
 總代表會議的權限是批准及或抗駁
 工會理事會所發的各項



第 0009 號

民主工会總組長証

合作社的秤和扁担



王孝和給同獄战友的遺書

有不為的人士！祝你們
身體康健！為正氣而繼
續鬥下去！前途是
光明的！即先向大眾
招呼！且待大眾努力奮
鬥！

九二五
王孝和

目 次

路是怎样走过来的	1
火种	32
合作社的故事	50
第一个回合	75
无头斗争	79
再次交锋	91
对垒	98
九日八夜	115
果实	145
谈判桌上	153
阴谋	165
反击	186
王孝和	208
迎接黎明	230

反封鎖斗争	240
为光明而战	251
前进	265
后 记	286



路是怎样走过来的

一九一二年二月六日，二十四岁的姜佛和考进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(上海电力公司前身)工作了。这一天是农历年初三，有钱人家还在过年，他天不亮就起床作进厂前的准备了。

姜佛和家里几代都是贫苦的农民，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，为着能找到一条活路，姜佛和十四岁的时候，就到工厂当学徒了。十年来，他前前后后做了五家工厂，每天干十几小时活儿，赚来的工钱只够养活自己。后来，他结了婚，又有了孩子，日子更难过了，为了一家人的生活，他不得不做双倍的工作：日里做工，晚上种田。他这样没日没夜地干，才勉强强使全家老小有一口吃的。现在，有了这样一个好机会，考进英国人办的电灯厂工作，他心里非常高兴。姜佛和记得当他只有七岁的时候，曾经在虹口斐伦路附近第一次看见了电灯厂。那时，上海除了外滩、南京路一带较繁华外，别的地方都很荒凉，电灯这玩意只有几十户有钱人家用得起。当时，有人告诉他，上海最早有电灯是一八七九年的事了：洋人们为了

欢迎美国总统格兰脱路过上海，举办水龙盛会，特地运来了一架小型引擎发电机，使受尽洋人剥削的上海又多了一项洋玩意——电灯。过了三年，三个英国商人来到上海，正式在乍浦路附近办起电灯厂来，这个厂名义上叫上海电光公司，实际上规模很小，发电量只有十二瓩。到了一八九三年，公共租界工部局看到办电灯厂是个发财之道，就用六万多两银子将上海电光公司买了下来，改名为工部局电气处，并在斐伦路一带造起了新的电灯厂，发电量增加到一百五十瓩了……

娄佛和记得，讲故事的人还赞叹地说：“阿和，电灯厂是‘金饭碗’，在这个厂里干活，一辈子不愁工厂关门、失业啦。”从那以后，娄佛和就一直忘不了这个“金饭碗”……

娄佛和帮家里挑好了水，收拾好一些农具，吃了点早饭，就动身了。这时候，他爸爸、妈妈、老婆、孩子，都来送他，好像他要出远门似的。爸爸一遍又一遍地叮嘱他：“阿和，这事情可不容易找到啊，你在洋人手下干活可得小心啊，遇事忍着点，千万不能把这个‘金饭碗’丢掉啊！”

娄佛和也一次接一次点着头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娄佛和赶到厂门口，离上班时间还有一个多钟点，他就坐在厂门口等着。他一面望着厂里的高大厂房，一面暗暗盘算着。他想：电灯厂工资比别的厂高，厂又不会关门，这下日子可要变变样了。

上班时间到了，娄佛和来到了牌子间。一个外国人从头到脚把他打量了一番，接着又摸摸他的肩膀胳膊，踢踢他的腿，满意地笑着说：“好体格，你考取了，七角钱一天。哈……”

我們正在楊樹浦底造新的電燈廠，那將是遠東最現代化的工廠，你到那里干活吧，要好好干，賣力干！”

這樣，姜佛和就跟着工頭從斐倫路老廠轉到楊樹浦底新廠干活了。那時，楊樹浦這一帶很荒涼，沿着黃浦江邊長着密密的蘆葦。在一個名叫沈家灘的地方，幾百名中國工人砍去蘆葦，打下木樁，用勞動的雙手造起了廠房，這里就是工部局電氣處新開辟的楊樹浦發電廠工地。

姜佛和剛到這里的時候，工地上只造好幾間二層樓高的車間，鍋爐沒有安裝，發電機還沒有運來，到處呈現着一片凌亂景象。為了能养活一家老小，能保住這個“金飯碗”，姜佛和同其他工人埋下一根根電纜，裝上一台台機器，日日夜夜流血流汗，高大的廠房，嶄新的機器，在他們手里聳立起來了。可是新廠還沒有造完，外國資本家又把姜佛和調回了斐倫路老廠，裝變壓器，架電纜，以便把新廠發出的電流，送到上海各個角落。前前後後經歷了將近七個年頭，他們使整個上海布滿了一根根電纜，使電流象血液似的送到四方。這些年里，廠里的洋人發了財，但他的生活却越過越窮了。他只能恢復過去又做工又種田的生活，但因為孩子越來越多，負擔越來越重，雖然他拚命地干，日子比進電燈廠以前反而更苦了。

姜佛和再次回到楊樹浦發電廠的時候，那里的一切都變樣了，不僅已經有了五部發電機在發電，而且還在大興土木，準備陸續安裝更多的發電機。

這時，工部局派來管理這個廠的廠長叫諾潑斯。他是英國人，生性殘暴，一不高兴就動手打人，廠里的工人几乎都

遭受过他的拳打足踢。工人们把他恨之入骨，背后都骂他“强盗”。

“强盗”说的话就是法律，谁要违抗，谁就犯了法。他对付工人除了打骂以外，还有三个法宝：罚工钱，撬照会（罚停工三天），停生意（开除）。他有个口头禅：“罚你一块！”这意思就是说，他认为你做错了事，除了拳打足踢以外，还要罚掉一元工钱。

有一次，收发室工人徐宝根接到外国来的一份急电。他怕误了事自己担当不起，拿到电报就往楼上厂长室送。他刚跨上楼梯，正好遇到“强盗”从上面下来，徐宝根就把电报递了上去。没有想到，“强盗”反而拉起一脚踢了过来，幸亏人躲得快，没有踢中胸口，但却把他手里的电报踢飞了。这还不算，除了大骂他几声“猪獠”以外，“强盗”又转身对牌子鬼（管工帐的英国人）说：“罚他一块！”

徐宝根一听要罚一元，心想：我一天的工资只有五角，这真是不要人活了。他气愤地对“强盗”质问道：“我给你送电报不好，不送也不好，你还讲理不讲理？”“强盗”一听，暴跳如雷，跳脚骂道：“猪獠，你敢顶嘴，再罚一块！”说完，头一扭就到大菜间吃饭去了。

等到月底发工钱时，徐宝根就被扣去了两元工资……

姜佛和调回杨树浦发电厂的第三天，就遇到了这个出名的“强盗”。这天，炉子间突然发生了一次爆炸，一个工人被炸死，十几个工人被炸伤。炉子间领班慌慌张张奔到厂长室报告情况，但诺潑斯不在，原来这天下午他又要乘汽艇到崇

明島打猎去了。这領班急忙追到黃浦江边，只見“强盜”大搖大擺走在前面，牌子鬼肩上橫着一根猎枪，手里牽了一条猎狗紧紧跟在后面，两个人正向碼頭边走去。

“厂长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炉子間发生爆炸了！快……”領班上气不接下气地向諾潑斯报告。

諾潑斯听說炉子爆炸，就慌忙問道：“炉子坏得厉害嗎？”

“炉子不要紧，坏了一根导管。死……死伤了不少人。”領班結結巴巴地回答。

諾潑斯正准备到炉子間去看看，一听說炉子不要紧，就馬上換了一种語气說：“人？人嘛总是要死的，何必这样大惊小怪！……死了的每人去領二十块錢买口棺材装出去算啦。坏了的导管，两天內一定要修好！……”

“强盜”說这些話时，娄佛和同車間里几个工人正在附近干活。大家听了都非常气愤，一个身材瘦长的青年气得把工具往地上一丢，就要冲上去評理。这时，一个老工人拉住了这个小伙子，低声地說：“曹志方，你不要命啦！”

諾潑斯大概听見了这里的动静，他扭回头瞅了大伙一眼，恶狠狠地对那个領班說：“誰要是想出头，就把他的号碼記下来，叫他滚蛋！”說完，就乘上汽艇兜风打猎去了。

“这些洋人真是烂了腸子黑了心，把工人们不当人，媽的，这日子真过不下去了。”曹志方望着远去的汽艇，气得直跺脚。

“小伙子，誰叫我們是工人呢？……唉，工人命中注定要受苦哇！”刚才拉住他的老工人劝說着。

曹志方也是个苦水里泡大的人，七岁死了父亲，是靠哥哥

养活大的。苦难的生活把他磨炼成一种倔强而又憨直的性格。三年前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他曾經报名参加过协約国招聘的华工大队，到非洲一带去修理汽車、兵艦，直到累出重病以后，才由世界紅十字会送回国来。这些年来，不論在国内，或者在国外，他看到多少不平等的事呵。因此，当他听完这个老工人的話以后，感情激动地說：“世界上的穷人都受压迫，难道穷人的命都是一个样的?!……媽的，依我說，寻死不如闖禍，跟这些狗日的拚了!”

“唉呀，这怎么行?你一动，外国人就会把你的飯碗敲掉的……”半天沒作声的姜佛和这时搖着头，可是說了这么几句，又說不下去了。

“是啊!我們的命根子捏在洋人手里呢!”其他的人也叹着气。

就在这时，領班連罵帶喊地对他們大声吆喝了，要他們快点干活。大伙只得三三两两散了。

曹志方紧紧捏着拳头，忿怒地望着滾滾的黃浦江水。他想：“难道說我們工人就該一輩子受苦嗎?……要是有那么一天能找洋人算算帳，媽的，死了也甘心。”

二

风暴终于来了。

一九二五年五月，日本紗厂工人、共产党员顾正紅惨遭日本帝国主义杀害，紧接着又发生了血染南京路的“五卅”惨案。

这些惨案发生以后，激起了上海人民的憤怒。根据中国

共产党的指示，上海总工会在六月一日公开宣告成立，领导上海工人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总同盟罢工，和帝国主义展开了斗争。

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统治的杨树浦发电厂工人，也热烈响应了上海总工会的号召，行动起来了……

六月二日早晨，娄佛和和平常一样天一亮就上班了。

娄佛和走到厂门口，只见那里聚了很多人，炉子间的一个化验师正站在一条板凳上，激动地向大家叙述着“五卅”惨案的经过。娄佛和走过去一看，曹志方也挤在人群中听讲。他就站在曹志方旁边听着，越听心里越难受。他想：这年头真是不耍人活了。

那个化验师话一說完，人群里霍地跳出一个中等身材、脸上有几点麻子的青年人。他挥动膀子，对大伙喊着：“弟兄们，顾正红和我們一样是个好工人，他无缘无故給东洋人打死了！今天是他，明天說不定就会輪到我們头上来……现在全上海都动起来了，我們还能低着头給洋人资本家干活嗎？”

“外国鬼子太横行不法了，把我們中国人不当人。”

“我昨天还挨了‘强盗’几拳，这日子真过不下去了。”

人群里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起来。

娄佛和不認識那个有麻子的青年人，輕声問曹志方：“那个带头說話的是哪个車間的？”

“他叫錢金保，綽号叫麻皮金保，外銅匠間的，是个有血气的人。”曹志方回答。

“弟兄们，我們要用行动来表同情。”錢金保又挥动膀子

說，“我們不干活啦，罷工！”

“对！罷工，让帝国主义尝尝我們工人的厉害！”曹志方一听到要找洋人算帳，第一个举手贊成。

“罷工，罷工！”不同的声音喊着。

姜佛和嘴里沒有說話，心里却在盘算着。他想：我和其他人不一样啊，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十几个人吃飯，眼下工作不容易找，要是被外国人停了生意可怎么办啊！

这时，厂門口的人越聚越多，原先已經进厂的工人，这时也冲破門警的拦阻，涌出厂来，黑压压的人群頓時把一条馬路都塞滿了。

錢金保看到大家都动起来了，又大声喊道：“弟兄們，大家贊成罷工就到引翔港空地上开大会去！上海总工会也会有人来参加的。”說完了，他就領着一批人走在最前面。

聚在厂門口的人，都成群結队跟在錢金保后面走了。一刹时，就形成了一条长龙似的队伍，浩浩蕩蕩向沪东区工人經常集会的場所——引翔港出发了。

姜佛和第一次看到了工人們这样齐心，第一次看到受苦的人團結起来会有这么大的力量。他想跟着大伙一起去，但一想到家里的六个孩子，一想到父亲对他說过的話，就停住了脚步。就在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，曹志方来喊他了。

“我家里有孩子，这样干……”

曹志方說：“大伙都参加了，我們能昧着良心上工嗎？”他看姜佛和打不定主意，就一个人走了。

“不！……我不能沒有良心，誰家沒有老小，有难也該大家